

散文杂文 (含跨文体写作)

张锐锋

《古灵魂》



张锐锋,1960年生,籍贯山西原平。曾任山西学院院长、山西省作协驻会副主席。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,出版各类文学著作30余部。曾获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赵树理文学奖、郭沫若文学奖、山西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等。

获奖感言

《古灵魂》的写作,来自一次偶然的机会。我访问了完成发掘的古晋国诸侯墓葬遗址,巨大而深邃的埋葬坑,众多车马的殉葬,让我感到震撼。我开始追问,这些深埋于地下的人都是谁?他们为什么在这里长眠?他们怎样生活和思考?他们参与和见证了哪些历史事件?我们的生活和他们有什么联系?这些问题触发了我写作的冲动,我想让这些地下的祖先从残留的骨架中重新站起,从泥土中捡起自己的血肉。历史资料的一条条线索中,脚印若隐若现,惊心动魄的故事在散落的碎片中展开,古人隐蔽的内心生活举起一个个命运奇迹,将我带入陌生时空。

写作开启了亲近本源的长旅以及向古代的穿越。我以十年的努力,尝试擦亮沉默的古灵魂。一个个隐没在历史中的人和故事在文字中重生,古晋国故事中的每一个人,内心都充满了矛盾和自我搏斗的刀光剑影,展现了重要历史事件中各种角色的选择理由,以及寻找自我行为正当性的痛苦历险。在这里,个人不再是个人,而是集体秩序中彼此相关的那一个,是被淹没的受难者和历史创造者,他们在时间的洪流里挣扎沉浮,并以自身的宿命说出真相。

古晋国故事的发生和影响,在中国历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意义。它导致了春秋的结束和战国争雄的开始,推动了历史大势的发育形成,最终奠定了中国政治地理和精神版图,开辟了中华文化的灿烂前景。这部文学作品是一次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探源,是向古代先贤们的智慧、创造和牺牲的致敬之作。感谢鲁迅文学奖的评委对《古灵魂》一书的肯定,并将它与鲁迅先生的光辉连在一起。



《古灵魂》,张锐锋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24年5月

薛舒

《生活在临终医院:
最后的光阴》

薛舒,1969年生,上海人。现任上海市作协副主席、《萌芽》杂志社社长。作品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收获》等刊物,出版小说集《成人记》《最后一棵树》《暗疾》,长篇小说《残镇》,长篇非虚构《当父亲把我忘记:隐秘的告别》《生活在临终医院:最后的光阴》等。曾获人民文学奖、《中国作家》新人奖、《上海文学》奖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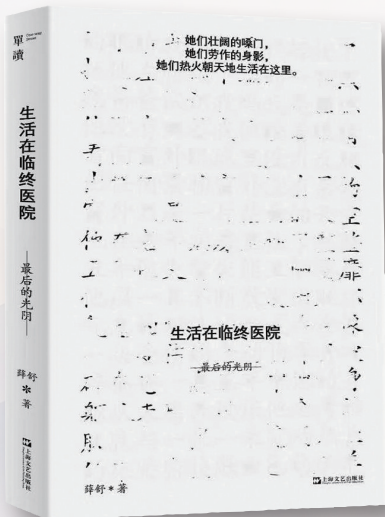
获奖感言

我的父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病,他成了一个“孤独者”和“叛逆者”。他遗忘了所有亲人,也遗忘了自己。他在失忆、失智、失能递进发展的路上狂奔。我们全家做了最大的努力,想拽住他离去的脚步。可他再也顾不上我们,独自逃跑了。

父亲的最后五年,是在医院的老年病房度过的。私下里,我把它叫作“临终医院”。这里就像是一座候车室,旅客们用遗忘作车票,等候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驿站,做好了随时启程的准备。在这里,我见到太多老年病人,他们共同维系起某种热烈而又衰竭、活泼而又沉寂的生命气象。他们欢笑、哭泣,日复一日,直到启程时刻的到来。还有一群人,在这个最“迫近”死亡的地方,24小时陪伴着老人们,陪伴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。她们是护工。我喜欢她们,喜欢她们壮阔的嗓门,她们劳作的身影,她们热火朝天地生活在这里的样子,喜欢她们强大的生命力,喜欢她们为了生存而愿意承担所有形式的劳动的那种努力,那种百无禁忌。努力生活的人,让我喜欢与尊敬。

可我还是在这本书里写下了我的恐惧、我的悲伤,我无以应对的狼狽,以及我内心不断质疑的爱的能力。当我们遭遇亲人的疾病、衰老,甚至死亡,我们挣扎、痛苦、绝望,抑或羞愧、逃避,乃至流露自私。可是,我们依然要去经历生命的过程,同时承担生命赋予我们的一切。

生活在临终医院的人们,他们不停止衰老,却保持着动人的天真;他们努力记得,同时接受遗忘;他们竭尽全力地“活”,只为平静愉快地“死”。他们是我们的父辈,是热气腾腾地劳动着的护工,是多年以后的我、我们。存在过、拥有过、失去过、爱过,这就是生命。



《生活在临终医院:最后的光阴》,薛舒著,上海文艺出版社,2024年1月

傅菲

《人间珍贵》



傅菲,本名傅斐,1971年生,江西上饶人。江西省作协副主席。现就职于上饶市融媒体中心,任《上饶日报》副刊主编。出版散文集《人间珍贵》《深山已晚》《元灯长歌》等30余部。曾获三毛散文奖、百花文学奖、江西省文学艺术奖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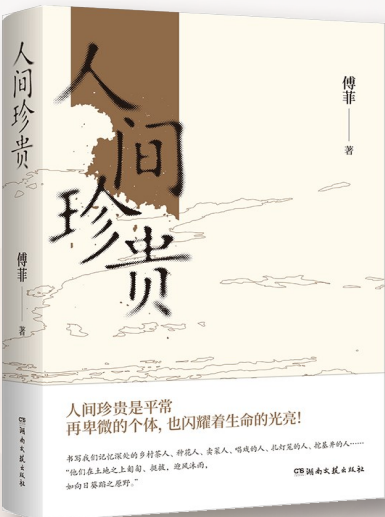
获奖感言

饶北河是我血脉的源头,也是我汲取文学养分之地。2015年开始,我扎根在饶北河上游的郑坊镇,与村人一起生活,开展持久、深入的田野调查。自2021年起,我将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,深入灵山山脉和大茅山脉腹地,访问农家,进行野外调查,并重访了我曾生活过的安徽枞阳县和福建浦城县,在生活一线打捞鲜活的创作素材,最终完成了《人间珍贵》这本散文集。在此,我深深感谢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委员会,感谢评委老师们对《人间珍贵》的关注和厚爱,感谢培养我、指导我、帮助我的刊物和出版社,感谢一直支持我、爱护我写作的师长,感谢我的爱人和家人。这份至高的荣誉,既是对我多年文学创作的充分肯定,更是今后前行路上的激励和鞭策。我珍惜这份宝贵的荣誉。

2002年,我开始写散文,至今已有24年。我是单一文体写作者。我喜欢在乡野生活,与村人一起劳动,一起种树、建亭子。我与笔下的人物一起生活。他们是唱串堂的乐师,是挖藕人,是建筑工地的打井师傅,是乡间书店开办者。他们是普通劳动者,一生平凡。他们努力生活,物质也不是很富裕,但他们的生命普耀生辉。我写他们的艰苦,也写他们的不屈精神与温暖。他们是这个时代底色。我讴歌他们,讴歌他们所处的时代。他们构成了人间。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。

珍惜我们的美好时代,珍惜每一个有光照的生命,珍惜爱与内心的疼痛。这是人间的馈赠。

祝福时代,祝福劳动者。
祝福文学。



《人间珍贵》,傅菲著,湖南文艺出版社,2025年10月

艾平

《天生草原》



艾平,原名刘爱萍,1956年生,内蒙古呼伦贝尔人。呼伦贝尔市文联原党组书记、主席。20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,曾获三毛散文奖、百花文学奖。三次获得内蒙古文学索龙嘎奖,两次获得内蒙古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

获奖感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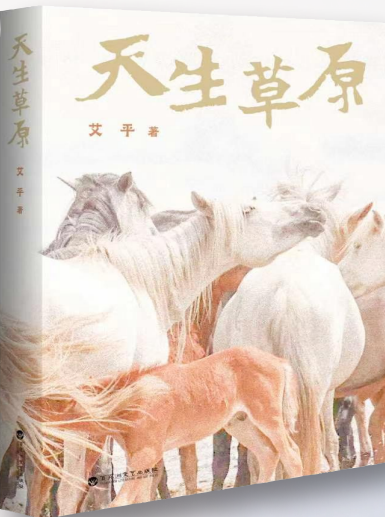
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消息传来后,我沉默了许久,一个多年的愿望实现了,心中满怀感恩之情。

感恩呼伦贝尔的大草原、大森林,那里是我的心安之地,也是让我学无止境的关注和厚爱,感谢培养我、指导我、帮助我的刊物和出版社,感谢一直支持我、爱护我写作的师长,感谢我的爱人和家人。这份至高的荣誉,既是对我多年文学创作的充分肯定,更是今后前行路上的激励和鞭策。我珍惜这份宝贵的荣誉。

此时,请允许我表达一下对父母的思念。他们的端正和温情,是我生命和文学的底色。

获奖是写作路上的一个逗号,也是一个不断自我反思的节点。面对波澜壮阔的时代生活,我告诉自己,一个写作者能看到的不过是沧海一粟,能捕捉到的仅仅是一朵云的某个瞬间。追寻文学的真谛,需要情感和智慧的蕴藉,需要直面生活的磨砺,自己该读的书还很多,该走的路还很远,今后,我依然要立足笃实,坚持慢写,尽力往好处和深处写,以表达生命的发现,守卫文学之美。

特别致谢,在以往的岁月里指导和帮助过我的老师、编辑、领导、朋友。我会把你们可敬的名字记在心里,并作为向前走下去的动力。获奖对我来说,是一种肯定,也是一种鼓励,更重要的是让我思考,未来的创作要如何从这个起点上拓展和深入。



《天生草原》,艾平著,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2025年8月

彭程

《有所思》



彭程,1963年生,籍贯河北衡水。光明日报社文艺部原主任,高级编辑。出版散文随笔集《急管繁弦》《在母语的屋檐下》《心的方向》《杯子上的笑脸》等。曾获中国新闻奖、冰心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三毛散文奖、杨朔散文奖等。

获奖感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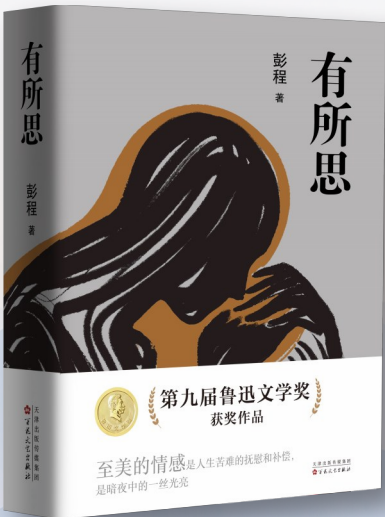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获奖散文集《有所思》,书名取之于其中一篇作品的题目,而它最早的来源是一首汉代乐府民歌。每个人活在世上,都会有所思念和牵挂、期盼和梦想。它们牵系的是生命的欢欣和悲苦、来路和去处。

在诸种表达这些梦想的文学体裁里,散文更多地体现为对于日常经验的直接抒写,因此天然地具备话题的广阔性和包容性,仿佛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巨大容器。身边烟云,心底波澜,天地寥廓,人世沧桑,前程瞻望,往事追怀……生活中从宏阔到幽微、从具象到抽象的一切,都可以成为书写的对象。

也是因为这种广阔性——从某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散漫性——对应着内容和表达形式各异的作品,一些具体的评判标准便显得左支右绌,只是局部有效。不过也并非一切都是相对的,普通的、贯穿性的原则仍然存在,譬如写作者的诚挚,就是所有优秀文学作品得以成就的共同前提。它就像端临万物之上的阳光,既照耀平原和山岳,也洒向森林和海洋。

诚挚是作品的生命,是作者与读者达成连接、沟通与共鸣的前提,是情感的最大公约数,是一把刻度清晰的标尺。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品质,才使得作者灵魂深处的悸动,最终传递到他人的心里;他迈出的脚步,会在人群中产生回声。

“修辞立其诚”,这句话以其真理性而被奉为圭臬,自古迄今。在今后的写作中,我会长久地默诵它,时时自省自警,让灵魂牢固地葆有并卫护好这一种信念,就像翘首伫立,等待阳光将全身照亮。



《有所思》,彭程著,百花文艺出版社,2025年8月